



“桥见海河”系列文创印章  
图片由被采访人提供

**热点追踪** 海河蜿蜒，载着两岸烟火气缓缓流淌，河面上的一座座桥梁，便是这座城最沉稳的注脚。从可开合的解放桥到化身“天津之眼”的永乐桥，从如彩虹卧波的金钢桥到漫溢欧风的大光明桥，每一座桥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承载着一代代天津人对家乡的绵长情愫。

近年来，这些沉默的桥悄然从河上“走”下来，变成印章上的线条、明信片里的风景、冰箱贴上的念想，更走进了不少外地游客的心里。前不久，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推出“桥见海河”系列文创产品，其中31座桥梁艺术印章尤为引人注目。方寸之间，天津桥梁的风姿跃然纸上，更引得无数市民游客慕名而来，以集章之名，赴一场与城市地标的深情邂逅。

“天津不养闲桥”这句带着自豪的调侃里，藏着天津人对桥的偏爱，更是这些桥的文化成长动力。在一次次文化创新与突破中，我们清晰看见：天津的桥正从单纯的建筑地标，成长为丰满立体的文化符号，让更多人透过桥梁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深厚底蕴。

### 流淌岁月里的城市根脉

天津因河而兴，河网如血脉交织，造就了这座城市与桥解不开的缘分。“九河下梢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”，这句老话道尽了河、桥与天津的紧密关联——河多则桥密，桥密则城兴。

早年，河流曾是真切的阻隔，摆渡便成了两岸往来的主要方式。寇家口渡口、小刘庄渡口等知名码头，木船摇摇晃晃连通两岸烟火。据老一辈回忆，父辈年轻时乘摆渡，人过河只需一分钱，推车则再加一分，十来分钟的航程，时光慢得格外实在。

摆渡之外，天津的桥梁史早已悄然铺展，更成为解读津派文化的关键密码。正如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、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所言，探究天津方言文化、地名文化与民俗文化，始终离不开对河道史与桥梁史的深度挖掘。

天津河道上的浮桥，远比世人想象中出现得更早。史料记载，天津最早的浮桥可追溯至清朝，以木船并排相连、上铺木板而成，尽显天

# 桥见天津：海河之上 符号生长

记者 田莹 摄影 胡凌云

津人的活泛智慧——遇大船通行便拆开几节，船过再合拢铺板，巧妙化解水陆交通的矛盾。当时，钞关浮桥（又称北浮桥，位于北大关）、盐关浮桥（亦称东浮桥，今金汤桥附近）、西沽浮桥等星罗棋布，日复一日承载着南来北往的商旅与两岸居民。这般舟桥往来、人声鼎沸的盛景，被郑重载入《天津县志》，成为清代“天津八景”的“浮梁驰渡”，定格了老天津的水运繁华。

天津城市现代化的脚步，在桥梁上留下了深刻烙印。开埠以后，西方开启式铁桥技术传入，让天津的桥梁迎来全新模样。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《天津的开合桥》中写道：“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，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‘特产’。”此言不虚，可竖向开启的解放桥、可平面旋转的金汤桥，皆是为兼顾车马通行与大型船舶通航而生。这些“能动”的桥梁，是天津作为北方水陆码头的独特产物，钢骨转动间，既见证了近代工业的兴起，更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鲜明痕迹。

有些桥，早已超越建筑本身，化作这片土地的名字。谭汝为教授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：1887年，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原有一座木拱桥，后改建为铁桥，桥身弯如彩虹落地，被百姓亲切称为“虹桥”。久而久之，“虹桥”成了地名，最终更成了行政区名——红桥区。一座桥，就这样把自己写进城市地图，也写进世代的生活里。类似的故事在天津还有许多，诸多带“桥”字的地名，都在默默诉说着过往：哪里曾有一座桥，桥边曾有怎样的烟火人间。

于天津人而言，桥从不是冰冷的建筑，而是贴着生活体温的老伙计，是情感的容器。桥墩下总有垂钓的老翁，桥头常有静待晚霞的情侣。在谭汝为看来，天津人开朗、豁达、见面熟的性格，皆与这河、这桥密不可分。河流曾是阻隔，天津人却用摆渡、浮桥、铁桥一次次跨越，这份务实、乐于且善于“打通”与“连接”的智慧，渐渐融入城市血脉，铸就了开放、包容、流动、不僵滞的城市品格。

进入新世纪，海河历经精心整治，老桥被悉心修缮，新桥携设计巧思加入。如今的海河，平均不到一公里便有一座桥，更达成“一桥一景”的景致。白日里，桥梁各展形制气度；夜幕降临，灯光点亮，整条海河便化作流动的光带。桥为海河注入活力，使蜿蜒流淌的海河，成为城市发展主动脉兼文化景观带，成为海河津韵靓丽的文化符号。

### 让桥景变风景更成心境

桥与风景，早已在海河两岸静静矗立。但如何让风景不止于眼底的惊艳，更化作心底的铭记？这些年，天津以扎根文化、贴近生活的

探索，给出了温暖而有力的答案。

诸多尝试中，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推出的“桥见海河”系列文创活动尤为动人，尤其是那一枚枚精心刻制的桥主题艺术印章，藏着最质朴深沉的文化心意。“我们的初衷很纯粹”，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活动负责人付海芬坦言，“从没想过要做商业爆款，只是觉得这些桥承载了太多故事，不该只沉默地立于水中。我们想以艺术为媒，搭一座无形的桥，让桥梁故事走进更多人的心里。”

为了这份纯粹的初心，馆内三位美术干部耗费三年光阴，以脚步丈量海河，用笔墨为桥梁立传。他们以三岔河口的永乐桥为起点，沿蜿蜒海河一路采风至入海口的南疆公路大桥，将31座桥梁的风姿逐一格在写生稿中。这绝非简单的临摹复刻，每一笔都藏着对细节的极致较真，既要守住历史的精度，亦要兼顾艺术的美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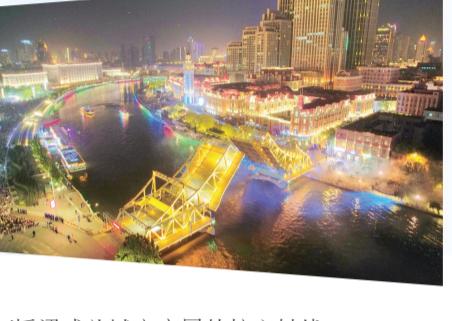
参与创作的美术干部姚锐说，每一枚印章都是桥梁的“微缩档案”，必须找到最能彰显其特色的角度。比如狮子林桥，桥身姿态各异的狮子是其灵魂，设计时便特意突出这一标志元素；而每枚印章下方的简要文字，既介绍桥梁的历史背景，又点明其功能价值，让印章既有“形”，更有“魂”，串联起“一桥一故事”的城市文化长卷。市民赵瑜的话语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：“把天津的桥做成这样一套文创，真是说到了我心坎里。收集它们，就像在收集这座城市的一段段记忆。”

与文创印章同步登场的，还有“这里是天津”城市主题美术摄影展。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以“海河上的桥”为核心命题主题的展览，成为市民寄托家乡情愫的载体。大家纷纷拿起画笔、举起相机，将对桥的眷恋、对城的热爱倾注于作品之中，短短时间便征集到700多组投稿。

水彩的温润、国画的写意、摄影的写实，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藏着对桥的独特解读。60组精选佳作不仅线下陈列，更化作精致明信片，让海河桥的风姿随笔墨流转四方。这份热爱更蔓延至线上，小红书“桥见海河”话题下，满是网友的打卡分享，不少外地游客循着热度专程而来，只为亲手集齐31枚印章；冰箱贴、钥匙扣等小巧文创，则让厚重的桥梁文化卸下铠甲，以轻盈姿态融入日常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主任张旺评价：“这组印章最可贵的是‘系统性’。它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，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天津桥文化的整体脉络。”

天津对桥梁文化的梳理与激活，更延伸到对海河沿线资源的全方位整合提升。2025年，天津实施“一桥一景”灯光提升工程，通过对每座桥的材质、色彩、结构进行光谱分析，定制专属“光配方”，引发社交媒体百万级关注，让海



河桥梁成为城市夜景的核心轴线。

水岸游览体验同步升级，河上游船化作流动的观景台，一张船票便能串联起217栋建筑、14座桥梁与8座码头，将“天津之眼”的浪漫、古文化街的古朴、意风区的典雅尽收眼底。2025年升级后的8.2公里光影带，以“城市光脉”为核心理念，打造“津眼秀”“津钟秀”“津门秀”三大地标秀场，夜游时两岸灯光与游船上的曲艺相声相映成趣，满是浓郁津味。

最动人的，莫过于桥边的歌声与欢笑。自2024年推出以来，“桥见海河，邂逅浪漫”桥边音乐会已举办百场演出，累计吸引400余万人次观看。交响乐、民乐、京剧、芭蕾舞等艺术走出殿堂，在古文化街、津湾广场等亲水平台上演，成就艺术与生活的“双向奔赴”。与此同时，海河龙舟赛、天津国际马拉松赛等体育赛事，也纷纷以桥梁及河岸为背景或赛道，尝试将文体活动与城市景观、商业休闲深度融合，探索“农文体商旅”协同发展的新路径。

从文创产品的精心打磨，到光影工程的匠心营造，从水岸游览线路的串联，到公共文化活动的植入，天津正多维度挖掘海河与桥梁的文化、景观价值，让其逐渐融入城市日常节奏与公众生活体验，让桥景真正变成风景，更化作藏在心底的城市记忆。

### 桥梁进阶与城市叙事新篇

天津对桥梁文旅价值的挖掘，已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。然而，文化IP（知识产权）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生长。如何让这份桥畔魅力不断焕新，突破同质化开发的局限？在与多位专家的交流中，一条更为丰富的进阶之路逐渐清晰。

“天津的桥，早已不是单纯的交通设施。”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于海波在采访中一语点破，“要实现从地标到文化符号的跃迁，核心是要完成连接方式的升级，即从‘功能连接’转向‘情感连接’与‘体验连接’。”在她看来，这绝非表包装，而是深度的价值重塑：“它需要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挖掘，更需要适当的建设、创意、科技与艺术创新去重新演绎天津桥梁文化的史诗，让本地人感到自豪，让游客心生向往。”她描绘的未来图景令人向往：“当每一座桥都成为可阅读、可体验、可分享的‘文化纽带’时，整条海河将真正流动为一座文化长廊。”

张旺则从实操层面提出了具体构想：“桥梁IP的塑造，离不开其承载的历史与集体记忆。”他建议，在桥梁上增设二维码，让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建筑数据、历史图文及口述记录，使每座桥都成为一本“可读之书”，“这不仅能提升游览深度，更能为后续文创开发积累鲜活素材”。于海波也建议将海河桥梁串联成完整的文化故事线，搭配“桥梁护照”等衍生产品，让游览变成一场充满探索乐趣的文化游戏。

谈及文创开发，张旺认为当前产品可以更具互动性：“比如设计榫卯结构的桥梁拼装玩具，让孩子们在动手搭建中了解桥梁构造；或者打造数字藏品，让文化传承搭上科技快车。”他强调，将桥梁元素融入日常用品，让“桥记忆”自然走进生活，才能避免文创产品被“束之高阁”。

对于桥梁空间的充分利用，于海波给出了极具突破性的思路，她强调：“我们不能只盯着‘桥上’那一小块地方，桥梁文旅的魅力，藏在‘桥的周身’每一个角落。”在她看来，桥梁从来不止是通行路径，“其本身及周边空间，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场域”。她建议借鉴国际成熟经验：“像巴黎塞纳河畔、伦敦桥那样，让桥与周边环境深度融合。我们可以规划‘水、陆、空’三维观桥线路，把桥畔漫步道、桥上骑行线，甚至空中航拍打卡点串起来，让游客从不同角度感受桥与海河的共鸣。”

于海波进一步指出，桥下、桥侧这些所谓的“灰色空间”，也是待挖掘的宝藏。她举例道：“比如在解放桥旁设置开合机械互动区，让游客能直观感受工业遗产的机械魅力；把部分桥下空间改造为微型桥梁博物馆，陈列老桥构件、建设图纸和市民捐赠的民间记忆藏品，让这里满是历史温度；还可以在永乐桥、北安桥等热门点位，打造桥主题的精品咖啡馆、艺术画廊，让桥梁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观景地，而是能让人驻足停留的社交休闲聚集地。”她甚至畅想了更具人文关怀的场景：“我们还能在特定桥梁旁打造专属的求婚、纪念日仪式区，让这些承载城市记忆的桥梁，也成为承载个人重要时刻的舞台。”

未来，若每一座桥都能成为可读、可感、可参与的文化节点，若整条海河真正成为流动的城市空间，那么天津的桥梁故事，将不仅是一份答卷，更是一部持续生长的城市史诗。这是桥的第二次生命，也是一座城市通过文化进行的深情书写——用今天的方式，记录昨天的故事，留给明天的记忆。

### 非遗薪传

## 杨波 三十余载“寻遗”路

记者 郭晓莹

杨波，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北辰区“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”的理事长。作为一位资深的“非遗人”，他深入挖掘非遗的“寻遗”经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。早在1992年，北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，杨波被推举为文联下属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开始关注和挖掘非遗。只是，那时候非遗这个名词还未出现，传承人们还都被称为民间文艺家或民间艺人。就在这样的契机之下，杨波开始系统性挖掘北辰区的非遗技艺，参与了很多非遗技艺的申报工作。



为复杂的历史性问题，有时你费心费力去求证的事，传承人却并不认可，这也令人很无奈。

在申报过程中，很多传承人比较务实，会做不会说，那么申报文本的完成过程就会很繁杂，要根据申报人的口述来科学地推测和还原历史，同时，我们要查阅大量文献、寻找佐证材料，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材料。撰写申报文本最忌讳加入凭空想象及杜撰，要聆听、要调查，不要肆意引导。我始终坚持出自自我手的申报文本就是还原历史的文字记录，而不是一个剧本。

记者：您认为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？对于年轻一代参与非遗传承，您有哪些期待或建议？

杨波：瓶颈是相对而言的。那些历来优秀的、传承有序的项目，只是在与过去的比较中，统计数据上出现了变化，而另一些非遗项目，瓶颈是期望值过高造成的。这里有从盲目井喷到良性循环的降热因素。

纵观当今，从各级文旅部门，到村居社区，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在提高和加强，几乎到了人人知非遗的地步。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瓶颈并非指项目已到濒危地步，它的“貌似衰落”是传承端出现一定的问题，也就是说自身结构出了问题，那些自身素养较差、为了申报而申报的传承人势必要面临今天的态势。

再有，有些项目传承人群老龄化且无人继承，我们说这不是项目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传承方式过于保守。说到底，还是人的问题。非遗保护工作，从追求数量和效率转向追求质量，这必然会淘汰鱼目混珠者。传承人的素养和态度，直接决定了非遗传承的成效。以北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园祥音法鼓为例，年轻的继承者数量一度减少，主要传承人及时研究问题所在，改变传承方式，核心内容上该守的死守，可改的必改，适合年轻人的就大胆尝试，目前传承队伍相对稳定。

我们总是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本身，而忽略了影响年轻人的重要因素，也就是年轻人的父母。非遗传承群体缺少年轻人，而这个阻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年轻人的父母。我们常开玩笑说，你说服了“80后”，也就说服了祖孙三代人，因为方向盘在他们手中。

### 非遗要有意义，更要有意思

记者：成立“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”的初衷是什么？如何通过社团力量助力传承人提升生存与发展能力？

杨波：在2017年前后，北辰区在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前期，看准了把民间非遗

到了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阶段，困难就来了。首先在项目认定上，科学的归类本身需要一个认知和摸索的过程。早期，一些本应属于传统美术、传统医药类别的非遗代表性项目，就曾被划入传统技艺中。

那时，这些民间艺人和民间技艺并不像现在这样被全社会高度重视。还记得我进村到剪纸老艺人家里采访，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，但是老艺人的豁达、沉稳与那份朴实令人记忆犹新。

有一次为了一个线索，我从北辰区一路骑着自行车到了蓟县（现更名为蓟州）。为了收集北运河上的“号子”（小调），我坐在吊桥边的树荫下，听老人凭记忆哼唱“号子”，看他们表演运河纤夫当年拉纤的动作。

这个过程是艰难的，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一两个愿意和你沟通的老人。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安逸，到处都能看到聚集在一起的老人。但他们一旦打开了话匣子，眼睛就亮了，仿佛又回到了追着纤夫听他们唱小调的童年。

可惜，没有录制设备，我又不是音乐专业，太多的内容只是过了耳瘾，那些记录也都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消失了。

记者：对于北辰区的非遗，您当年是如何开展摸底与挖掘的？遇到过哪些困难？在您看来，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备非遗价值，核心标准是什么？

杨波：我的初期摸底与挖掘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，但那时可以说是民间个体行为。北辰区非遗工作系统性梳理和挖掘应该是区文化部门于2003年左右开始的，至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，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，这段时间应该是北辰区非遗系统性梳理、挖掘、建档的核心标志性阶段。

北辰区历来重视群众文化工作，因此保存了许多传承已久的民间艺术形式。尤其是北辰区民间艺术研究会改为北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后，我更有意识地系统开展建档工作，对会员的技艺进行整理归档。这使得许多民间文艺现象，顺利地转化为非遗工作目标。

现在看来，起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，但

规范申报是科学保护的开始

记者：非遗申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，在协助传承人申报非遗的过程中，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您如何帮助他们梳理脉络、准备材料？

实操经验和全区文化建设需求结合，从而打造民间非遗组织会是一个亮点，所以，以北辰区文旅局为指导单位，以全区非遗传承人为参与者，由我牵头在北辰区民政局注册成立了“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”。

“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”承接在非遗保护、文化惠民等活动中的非遗普查、建档、展演、进校园、进社区等服务内容，使工作更贴合实际、更易被群众接受。中心通过政府协调的场地打造先农非遗小院，申报红色研学基地，邀请传承人入驻和举办讲座，为他们提供收入来源；为传承人策划非遗展演、市集、文创展等活动，联动北辰区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社区文化站，让传承人的作品和技术得以展示；利用新媒体、研学体验等形式，帮助传承人打造个人IP（知识产权），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；招募非遗志愿者、高校学生、民间文艺家，组建非遗服务志愿队伍，为非遗展演、传承活动提供人力支持；对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，为北辰非遗项目提供建档、研究、创新等专业支持，提升北辰非遗保护的专业性和科学性。

记者：您一直强调“非遗需要被当代看见”。在创新表达、跨界融合方面，您有哪些具体尝试或设想？

杨波：我们综合多项非遗项目打造舞台剧《非遗印象秀》，以“非遗里的非遗”形式让丰津民间绘画传承人把29个非遗项目绘制进年画，在社区创建了京津冀非遗联合展演品牌“运河之春”，促成刘园祥音法鼓接手红桥濒临的高跷项目落地北辰，完成了《口述北辰非遗》《口述刘园祥音法鼓》《刘园祥音法鼓曲谱漫谈》三部著作，等等。

记者：如何让年轻人不仅觉得非遗“有意义”，更觉得“有意思”？

杨波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、爱好者甚至传承人。以北辰王氏泥塑、长荣制鞋技艺和一些高跷项目为例，他们通过加强设计、融入研学、引进技法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实践，让绣花鞋的外在造型更贴近年轻人，让泥塑的文化意义藏在趣味体验里，让高跷队伍中的年轻队员打自己喜欢的棒球。

这几个北辰非遗项目的创新，其实就是要准年轻人对非遗项目的审美适配、体验需求和情绪共鸣。他们的革新并没有为了迎合年轻人而丢掉非遗的本真，反而让北辰本土